



中国建筑



经典与文化

HONGGUO

JIANZHU JINGDIAN YU WENHUA

唐志伟◎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建筑



经典与文化

ZHONGGUO

JIANZHU JINGDIAN YU WENHUA

唐志伟◎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建筑经典与文化 / 唐志伟著.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647-0925-9

I. ①中… II. ①唐… III. ①建筑—文化—中国—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TU-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6473 号

中国建筑经典与文化

唐志伟 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策划编辑: 蒋维强

责任编辑: 杨仪玮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成都火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mm × 203mm 印张 5 字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0925-9

定 价: 1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8003。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编 中国建筑的美学思想	1
一、中国建筑的审美意识	2
二、中国建筑结构的人文特性	6
三、中国建筑的美学思想	11
四、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	15
五、中国建筑物的庭院式布局	18
六、中国建筑物的线条	21
七、中国建筑的装饰	23
八、中国建筑的风水观	26
第二编 建筑经典与文化	34
一、宫殿建筑及文化	34
二、坛庙建筑及文化	40
三、宗教建筑及文化	45
四、园林建筑及文化	74
五、民居建筑及文化	106
参考文献	153

第一编 中国建筑的美学思想

自 19 世纪德国哲学家谢林提出“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的概念以来，这句话至今被奉为建筑美学的经典之语。与世界其他建筑一样，中国建筑不仅是凝固的音乐，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元素在其中也得到了深刻而生动的体现，所以它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中国建筑以师法自然为指导原则，以表现自然意趣为目标，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是一种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化载体，成为悠悠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造型艺术，把人类历史、文化、旅游、风俗民情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当你把目光投向广阔的中华大地时，你看到的不单单是秦砖汉瓦、宫殿楼台、寺庙道观，还能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

建筑是历史的见证。建筑是人们“衣食住行”中的重要一项，是一个民族在整个地理、地质、气候、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和一切问题影响下的产品。人类在物质或思想上有任何的变迁，建筑都能极忠实地反映出来，所以欧洲史学家称建筑为“历史之镜”。法国伟大作家雨果说：“人民的思想就像宗教的一切法则一样，也有它们自己的纪念碑。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人类的全部思想，在这本大书和它的纪念碑上都有其光辉的一页。”

建筑是民族文化的展示。我国建筑学家梁思成有一个著

名论断：“建筑之规模、形体、工程、艺术之嬗递演变，乃其民族特殊文化兴衰潮汐之映影。”“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中国建筑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一砖一石中镌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彰显出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格。

一、中国建筑的审美意识

中国建筑的美学思想根源于华夏民族最初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是原始先民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的点滴积累和再现。中国古建筑体现出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这些建筑物与它们的地域、文化、民族心理契合得非常紧密，是华夏民族审美理想和审美理念的生动再现。由于社会和生活的单一，原始先民的审美理想较简单，同一之美、图腾之美和狞厉之美成为原始先民审美的主旋律和重色彩。

所谓同一之美，就是整齐划一的表现形式，这可以从我国山顶洞人的装饰品——彩色圆珠形的小砾石项链中得到佐证。那一颗颗大小相似、形状雷同、颜色单一的小砾石，整齐地排列串联，犹如今天的珍珠项链，显示出同一的美。这种对美的外在形式的追求，代表着原始先民最早的审美意识的萌动，中国建筑的布局，便深受这种整齐划一的审美观的影响。

所谓图腾之美，指的是由女娲、伏羲形象代表的最早期的中国远古文化。《山海经》有云：“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伏羲，亦人首蛇身。”其实，中国

远古传说中的神、神人或英雄，大都是“人首蛇身”，包括出现很晚的盘古，也依然沿袭人首蛇身说。奇异的造型要表达的是普通人不能具有的能力，传达出原始先民对神奇力量的崇拜和敬仰（见伏羲女娲图）。



伏羲女娲图

与龙蛇同时或稍后出现的凤鸟成为中华民族的另一图腾符号，“人面鸟身”“五彩之鸟”开始出现。正如龙是蛇的夸

张、增补和神化一样，凤也是鸟的神化形态。它们不是现实的对象，而是幻想的对象、观念的产物和巫术礼仪的图腾符号。这种龙飞凤舞的图腾，是文明时代来临之前，从旧石器渔猎阶段通过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阶段，从母系社会通过父系家长制，直到夏商早期奴隶制门槛前，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飞扬着的史前期的两面光辉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图腾旗帜。这种图腾意识渗透到各个艺术领域中，它是原始的艺术，是人类审美理想的直接体现，其中凝练、聚集着社会意识。原始人那如醉如狂的情感、观念和心理，在图腾符号所表现的审美对象里展示无遗，使原始人们对它的感受获得了超感觉的性能和价值，也就是自然形式里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感性自然中积淀了人的理性性质。这正是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的萌芽，是原始先民审美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体现在中国建筑的龙凤装饰图案中，体现在建筑装饰的等级制度上。

狞厉之美的审美观念来自于原始宗教。现代民俗学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表明：牛头或羊头作为巫术宗教仪典的主要标志，被高高挂在树梢或房屋主墙上，对该氏族部落具有极为重要的神圣意义和保护功能。它实际是原始祭祀礼仪的符号标记。这种符号在幻想中含有巨大的原始力量，从而是神秘、恐怖、威吓的象征。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它们之所以具有威吓、神秘的力量，不在于这些怪异动物本身有如何的威力，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为象征符号，指向了某种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这些怪异形象的装扮恰到好处地体现出一种无限的、原始的、

还不能用概念或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和审美理想。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造型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代表神奇和保护力量的实物符号，形象非常粗野，造型非常奇特，面目甚至狰狞可怖，但却显示出巨大的美学魅力（见青铜人面像图）。在那看来狰狞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的是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呈现出崇高的美的形态。而在这种看似凶狠狰狞、龇牙咧嘴的形象中，却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这些毫不掩饰的神秘狰狞，荡漾出的是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它们拥有的是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显示出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是人类童年时期的审美意愿的直观再现，也是原始先民的审美观念确立的标志。中国古代建筑屋脊的走兽装饰、置于园林家宅门前的瑞兽恰是对这种审美意识的有力说明。



青铜人面像

二、中国建筑结构的人文特性

中国最早的史前建筑，诞生于距今约 10 000 年的旧、新石器时代之交。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它早于汉字的出现。但从当今的某些汉字造型中不难看出，我国建筑的结构中所具有的人文特性之一是居住与祭祀同在。汉字的构形与建筑形式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如“穴”“家”“宗”三字的意义基本相同，但从造型来看，“家”既是生活场所又是祭祀场所，体现了中国建筑“人神同在”的人文建筑观。

《说文解字》中对“穴”的解释为：“穴，土室也。从宀，八声。”朱俊声通训定声：“像嵌空之形，非八字。”这是一个象形字，是上古先民所居洞穴的白描，上有遮蔽，洞门敞开，是原始先民遮风避雨之处，里面空空如也，只是一个纯自然的公共场所。这样的地方还不能称之为建筑，但可以说是人类最早、最简单的家。《说文解字》析“家”为：“家，从‘宀’，‘豕’省声。”“宀”下有一头公猪，意即养有猪类牲畜的房子，也即是有一定生活财产的建筑物。至于“宗”字，则为祖先宗庙建筑或自然神祇的祭所。“宀”即房屋的顶部，屋室内的“于”是祭祀的供桌，“于”两旁的小点表示供奉用的鲜肉和血滴。由此可知，“宗”的本义为祖庙，即祭祀祖宗、供奉先人牌位的房子。原始先民在供奉祖宗时，供物多用牲畜、果品等人类生活用品，所以在原始人眼里，家既可以作为日常生活之地，又可以作为祭祀先人的场所。《诗·大雅·崧高》云：“有俶其城，寝庙既成。”《毛传》也有“作城

郭及寝庙，定其人神所居”的记载，说明“寝”（寝室）和“庙”（庙堂）是人神共同的居住场所。

中国建筑结构的另一个显著的人文特性在于不同的建筑规模表现出严密的等级秩序。如汉字中的“室”“宅”“宫”三字的造型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室”字下从土，在甲骨文金文中用为居住、治事、宴飨之所。“宅”，《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较大的住所。“宫”，《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1）帝后、太子等居住的地方，如故宫、行宫、东宫；（2）神仙居住之地，如天宫、龙宫，是有很多房间的屋子，显示居住人的身份地位。以上三字的甲骨文清楚表明，“室”是一般人居住的房子，房屋建造简单；“宅”是有权和有钱人居住的房屋，屋体建造较“室”更有规模，更有气势；“宫”因为是封建社会或上界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天帝的居所，所以屋体建造比“宅”更为复杂，房间众多，气势更加雄伟恢弘。出于对秩序的要求，中国传统建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古代官方建筑在规模、装饰上，有着用以区分等级的各种具体规定，并被纳入法典。建筑成了传统礼制的一种象征与标志。中国各类建筑作为区分人物等级的标记，其思想也深深打上了先秦“百家争鸣”时期产生的理性主义的烙印。先秦的理性精神一方面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摆脱了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另一方面开始奠定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于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从孔子倡导的“礼乐”精神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当然也包括建筑）具有感性的（直观的）、伦理的（遵从社会伦理规范）、社会的（符

合社会公众秩序)和政治的(体现政权的权威性)特性。作为建筑来讲,建筑的等级就表示主人的地位,所以宫廷建筑必须阔大宏伟才能彰显出王者风范和帝王尊严,而其他任何建筑的规格和形式都不能超越于它。其次为有钱有权人士,这些人的住宅规模虽不能与宫廷等齐,但也不能失去其高贵,所以建筑讲究场面的气派,“庭院深深深几许”就成了富贵人家的追求。而作为地位低下的老百姓,也就只有一两间可供基本生活的“室”了。

中国建筑结构的第三个人文特性是建筑注重与环境的和谐,形成“天人合一”的建筑人文理想。

考察“屋”“室”“堂”三字的构形,可以看出以上三字都有一个共同点:字形中都带“土”,而且“土”还作为建筑的基础。不管是“屋”“室”还是“堂”,都是建在土坡上的房子,居高临风,既可防御洪水,又可极目四望,游目骋怀,建筑与自然有机融合,表现出“天人合一”的建筑环境。崇尚自然,喜爱自然亘古就有。《黄帝宅经》记载:“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先民们早就注意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统一。《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共德,与日月合共明,与四时合共序,与鬼神合共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儒家崇尚“天人合一”,道家推崇“自然无为”。天者,自然也。不论是儒家的“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还是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都把人和天地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视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了

亲近自然的意识。人们在处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不是持与大自然对立的态度，用建筑去控制自然环境，而是持亲和的态度，形成了建筑和谐于自然的环境观。东晋大官僚石崇在洛阳近郊修建河阳别业（金谷园），“其制宅边，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石崇《思归引·序》）；佛教高僧慧远在庐山经营东林寺，“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沟。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墨禅林，森树烟凝，石迳苔生。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高僧传·慧远传》）。诸如此类的描述，文献记载中屡见不鲜。从此以后，那些建置在城市以外的山水风景地带的佛寺、道观、别业、山村聚落都十分重视相地选址，目的不仅为了满足各自功能的需要，还在于如何发挥建筑群体横向铺陈的灵活性，进而因山就势，臻合于局部的山水地貌，协调总体的自然环境。它们无异于点染大地风景使其凝练生动、臻于画境的“风景建筑”，这正是中华民族在建筑与大自然关系的处理上所体现的独特的环境意识。和谐于自然的环境意识，更自觉、更深刻地体现在园林建筑中。在园林里面，建筑不必拘泥于一正两厢，伦理象征或多或少地被冲淡甚至完全消失，建筑布局获得最大的自由度。建筑与山水、花木等有机地组织为一系列风景画面，使得园林在总体上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建筑美与自然美相互融揉的境界。

中国建筑不仅给现实生活的人以人文的关怀，即便是人死后修建的陵墓也要突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所以中国建筑结构的第四个人文特性就是建筑与人皆真诚地回归自然，生

动体现了“万物与我为一”的道家思想。从“陵”“墓”二字的构形可以见出端倪。考察“陵”字的本义，乃是人被锯掉一只脚，行走时表现出的一高一低、起伏上下之状。“陵”的左边偏旁甲骨文显示为人的一条腿下有脚趾，另一条腿被截掉，形成强烈的反差，旁边添加的锯形刑具，则使锯掉人脚之义更加明显。“陵”的物象源自锯脚，是上古社会对逃跑奴隶的一种惩罚。人被锯掉一只脚后，必然失去平衡，走起路来一起一伏，因此，又假借表示山峦的起伏，由山峦之义又引申为坟丘，如唐代诗人李白《忆秦娥》词中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句子。“墓”，《说文解字》释为“丘也”，《广雅》云“冢也”，都是土堆的意思。从其字形来看，下面有土，上方以草等植物遮盖，所以墓地必是幽闭之所。“陵”“墓”二字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类建筑必然修建在与山水和林木相关的地方，逝去的人才能得到很好的安息。因为水可以聚气，山可以增势，空气流动就成为风，加上阳光作用可以影响大地气候和生物生长。郭璞在《葬书》中认为：“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这种为死去的人选择的建筑环境表现的是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内涵，不管是睡在高高的陵寝里的皇家权贵，还是眠于普通墓穴中的平民百姓，他们最终都归于黄土，融化在大自然中。

中国汉字和建筑都讲究气势之美，追求动态之妙。中国古代美学很早就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去寻求美，认为美同自然的合规律而又合目的的运动分不开，把无限地、永恒

地运动着的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的表现看做是美。《易传》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一命题，就把自然看做是生命的源泉，同人的生命的保持和发展处在和谐统一之中。起伏的峰峦，茂密的森林，参天的大树，蜿蜒的溪流……无一不有利于住宅主人物质生活的舒畅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令生活在其中的居住者必然充满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所以与“家”这类型相关的汉字，无论是“宀”字头的“穴”“家”“宗”，还是以“土”作基础的“室”“宅”“宫”，抑或是人死后居住的阴宅“陵”或“墓”，无一不与自然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就其根本来说，汉字与建筑同宗同祖，因此在汉字构形中能看到建筑思想，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中国建筑的美学思想

中国建筑造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格。从中国建筑的发展历史，可分出三个大的阶段：商周到秦汉，是萌芽与成长阶段，秦和西汉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历魏晋经隋唐而宋，是成熟与高峰阶段，唐代的成就更为辉煌，是第二个高潮；元至明清是充实与总结阶段，明至清前期是第三个高潮。这三个阶段可分别以秦汉、隋唐、明清为代表。

中国传统建筑以汉族建筑为主流，主要包括如城市、宫殿、坛庙、陵墓、寺观、佛塔、石窟、园林、衙署、民间公共建筑、景观楼阁、王府、民居，长城、桥梁十五种类型，以及如牌坊、碑碣、华表等建筑小品。从世界各民族主要建

筑来看，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殿、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中国主要建筑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所居住的场所。大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的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是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自儒学代替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人神同在的倾向。于是，中国建筑形成这样的特色：没有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有的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连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在西方，建筑不仅是遮蔽风雨的居住场所，而且是遮蔽灵魂的场所，所以其建筑高大空旷并赋予神性，传统建筑中一开始就以建造各种神庙为主。而在中国，开始是崇拜祖先，后来是崇拜族长、君王、帝王等，而且在中国古代，神权从来都是依附、从属于皇权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历代建筑是人的居所，而非单纯是神的居所，世间的人与他们祭拜的神同处一个屋檐下，即使是后来的宗教建筑也是这样。非神性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从“穴”“家”和“宗”这三个汉字的构形以及中国建筑的形式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建筑的美学思想，根源于主宰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思想，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相互补充的产物。作为儒家的代表，孔子用理性主义精神来重新解释古代原始文化——“礼”“乐”。他把原始文化纳入对实践的理性思考中，用理性引导的方式，结合日常现实的世间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观念，以现实生活为媒介，而不是只作抽象的玄思和遐想。“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中国

旧时的“乐”，内容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绘画、雕刻、建筑等造型艺术，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乐的东西，都可广泛地称为“乐”。所以艺术不只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它必须诉之于感官愉快，与伦理的社会感情相联系，从而与现实政治和社会伦理有关。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艺术是感性的、伦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

正因为艺术重视的不是模糊的认识，而是情感感受，所以作为反映的艺术，强调更多的是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是情理结合、情感中潜藏着智慧以得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是情感的优美（阴柔）和壮美（阳刚）。

《诗经·小雅·斯干》中说：“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翬斯飞，君子攸跻。”意思是说：端端正正的房子，如同人一样企立着，房屋整整齐齐，像箭一样排立起来，房屋宽广，其屋檐好像大鸟展翅，华丽得好像锦鸡的翅膀，君子在房屋中自由地踱着，满心欢喜。这里的“如翬斯飞”，用十分生动的比喻，表现出房屋檐部出挑处椽子排列的形态，可见当时建筑已颇具规模，并且具有了整齐划一的审美观念。在这些颇具规模的建筑群体中，展翅飞翔的大鸟是阳刚的壮美，锦鸡华丽的翅膀则是阴柔的情感美，这种融阳刚与阴柔为一体的审美观念，恰是古人内在生命的意兴与感受，是情感性外现。

宫殿建筑成为代表中国建筑的最高成就，突出了皇权至上的思想和严密的等级观念，体现了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伦理观。中国古代建筑以木建筑为主，从《诗经》描写的“如翬斯飞”“作庙翼翼”中可见当时的木建筑已有舒展